

我16岁那年,同时失去了父母。不过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。因为在这之前的数年里,父母病弱的身体已拖累着我,让我几乎尝遍世间苦痛,以至于自己的贫穷或别人的冷眼,我都早已习惯了。家中只剩下了我与小弟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既是姐姐又是娘,但我还是没能管好小弟,他初中毕业后就不肯再读书,跟着一帮人外出打工去了。

不久后,有人向我提亲,说以后愿意帮我照顾小弟,直到他结婚娶妻,于是我就嫁了。

(本文人名均为化名)

婆婆,我错了



征集

倾诉是宣泄,是释放,是寻找共鸣……徘徊在市井喧嚣中的您在情感生活中有什么烦恼,请联系我们,我们倾听您的诉说。只要您的故事是真实的,都有机会见报(我们会采用化名)。我们不仅可以给您一分坚定的支持,也许还可以帮您走出感情的漩涡。

本栏目长期征集感情故事。

参与方式:

1. 拨打倾诉热线: 4940000;
2. 直接写下您的经历投稿(邮箱: pdswbqg@126.com);
3. 留下您的QQ号或微信号网上私聊。

A 苦难的青春

我初中毕业就辍学了。当时我独自跑到屋后大哭一场,然后就回屋烧掉了所有的课本和厚厚一叠日记本。

红红的火光中,灰飞烟灭的还有我偷偷憧憬过的文学梦。从此,我什么农活都干,专心供小弟读书。

但小弟并不长进,父母去世时,他刚10岁多,成天只知

道跟在一帮混世魔王般的孩子们后面,涎着脸,曲意迎合着他们,甚至以成为他们恶作剧的执行为荣。我心里非常难受。

或许,在小弟年少的心里,认为武力可以让他出人头地,我知道他那种讨好卖乖的潜意识里,其实隐藏着深深的自卑。初中一毕业,小弟再也不

愿读书了,坚决要外出打工。我不让,他竟然以不吃不喝来威胁我,我只好由了他。

小弟走后,我一个人住在父母留下的那两间风雨飘摇的老屋里,屋里更冷清。

每天傍晚,我都坐在屋后一把破竹椅上望着天空发呆。那几乎是那段时间里日日雷同的情景。

D 我流产了

小弟走了,家中的吵架也早已平息,但我和婆婆中间从此有了隔阂。我整天拉着脸,婆婆则小心翼翼地和我说话。向东自然感到了家中的异样,他不满我的犟,几次好心地想要跟我谈谈。可我不理他,坚持要冷战到底。

一次,向东忍不住说“脑筋也太拧了”。我一听,就扑上去揪住向东的衣服撕扯。那一刻,或许就是恼羞成怒了吧,越是性格不阳光的人,越是忌讳被人点破。向东让着我,我还不依不饶,结果不小心被脚边的小凳子绊倒。顿时,我就感觉不对劲,肚子坠痛,血开始顺着腿肚子往下流。向东吓坏了,抱着我大叫,迷糊中,我感觉到他双臂的颤抖。

等醒来时,我已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婆婆和向东坐在病床边,低头无语。

孩子没了。我用被子蒙头,咬紧牙关,将泪一次次地逼了回去。我恨婆婆,也恨向东,我觉得是因为他们,才没了孩子的。我还是不理他们。我是多么希望有自己的孩

子。我不止一次地想过,我要将自己所缺失的母爱,百倍地给孩子,我不会让孩子有任何的委屈。可我的孩子就这样没了。

那天,我慢慢起床,准备上卫生间。走到门口,就听见婆婆跟我同一病房的一位病号的陪护说着话:“我媳妇可怜着呢,自小没了爹妈。这要是爹妈在世,还不心疼死了!唉,自打进家门,我就把她当作自个儿的女儿……这两天我可难受了。都怪我儿子,有多大的事啊!瞅不见自己的老婆有了吗?真是气死我了,孙子没了,媳妇又吃了大亏……”

我扶着墙,不知是进还是退,想到这几天婆婆对我还是那么好,我双腿抖得厉害。或许,真的是我太拧了?这次流产,我真的能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?

出院时,我当着婆婆的面,平静地对向东说:“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吧,我不想和你吵架了。”

向东咧嘴笑了。好久没见他笑,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。

婆婆看着我俩,忙说:“好了,好了,我们回家。”

B 嫁给向东

一天,村子里的一位远房亲戚过来串门。这可是件稀罕事。自从父母去世后,家里几乎没外人来过。远房亲戚在屋前屋后好一阵打量,又是一番唏嘘。我只充耳不闻。直到她转入正题——要给我说媒。

喋喋不休中,我只听见这样几句:“他家就娘俩。说好了,办事后,你小弟也一块过去。以后小弟盖房,结婚,他们家都帮着办。”我心中一愣,没等远房亲戚多劝,就一口应承了。

“你看着办吧,但有一点,小弟的事,黄口白牙,可不能反

悔。”我知道自己无力再操持小弟的婚事,这可是个好机会,也可以了了父母在世时的心愿。这么多年来,家中物质贫乏,亲情欠缺,生活从没有对我大方过,我哪有资格谈论爱情,只要能帮我共同照应小弟,对方是歪瓜裂枣我也认了。

远房亲戚虽对我最后补上的这句话耿耿于怀,但毕竟有个顺汤顺水的结果,她不便发作,转身说:“这就回去。”

我没想到,我要嫁的向东竟是个好男人。他勤快、老实,又体贴人,面相长得又好。向东妈妈早年守寡,全靠向东起

早贪黑地忙,家中还算殷实。

婚后,婆婆和向东就在朝南的厢房给小弟支了张床。

不久,得知我结婚了的小弟突然回来了,他也不客气,颇为安心地在向东家住下。但他还是经常不在家,只是隔三岔五地回来一下,蹭吃蹭喝地过上两日,再玩失踪。我担心他学坏,婆婆则宽慰我,“他还是个孩子,大了会收敛些,我们迟些再给他娶房厉害的媳妇管管他”。

我呵呵地笑了。自嫁过来,不单是小弟,我也有一种久违的温暖。

C 家中丢了钱

向东是村里拆迁队的队长,农忙时,一样的泥腿子;农闲时,就到城里接活干。一年下来,挣个数万元不成问题,这钱在农村含金量可高了。婚后没几个月,向东又要到市里做个小工程。这次他走的时候,带上了我的小弟。不指望小弟能赚多少钱,有个自己人看着,我也觉得省心。

可没几日,小弟就回来了。他说毒日头晒得受不了。我听了就生气,可骂归骂,还是好言好语地伺候着。小弟虽懒,但嘴甜,特黏我婆婆,哄得婆婆好生喜欢他,说:“算我多添了一个儿子。”说真的,婆婆此语一出,我的心头热乎乎的,有一种恍惚,仿佛我真的修来一个好妈妈。

好吃好喝两日后,小弟听

了我的劝,又回工地上去了。

可小弟走的时间不长,我发觉婆婆总对我欲言又止。我也没往心里去,这么多年,我已不习惯去揣测别人的心思,别人说与不说,对我意义并不大。

一段时间后,向东带着小弟回来了。那时,我已怀孕数月,特能吃能睡,瞅着镜中的自己,我白胖圆润得连自己都满心欢喜。

一天,向东支支吾吾地对我说:“上次小弟回来,妈放在枕头套里的1000元钱没有了。崭新的10张,是准备给没出世的孙子的红包。你看,是否要问问小弟,他看见没有……”他话没说完,我就大喊起来:“为什么要问他!?”这是出于我的本能要护着小弟,我绝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!

我敏感的心再次受伤,原来,他还是把我和小弟当外人,这所有安逸的日子都只是假象。那天,我和向东第一次吵架。我发火的样子,把向东吓坏了。婆婆也过来道歉,连说自己老糊涂了,指不定放哪儿了。

其实说实在的,我的底气也不是太足,小弟我了解,自小就不长进。但要说偷钱这种毛病,我倒真没发现他有。所以背地里,我问过小弟,可小弟一把鼻涕一把泪,委屈极了的样子,看得我心软,我更加坚定他是清白的。

没过两天,小弟又要外出。临走前,他说:“姐,姐夫他们都是好人,我也知道你疼我,这次,我非干个人样回来给你们看看。”

E 婆婆走了

办完手续,向东搀着我慢慢在后面走,婆婆拎着一部分东西先到医院门口等车。可就在这时,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车碰倒了婆婆,她再也没有睁开眼。瞬间,我竟与婆婆阴阳两相隔。

爸妈去世,和向东吵架,甚至孩子没了,这些事发生时,我都没哭过。但这时,我竟然晕倒在婆婆身边。醒来后,我抱着向东撕心裂肺地哭喊着。我想起婆婆第一次见到我时,她用欣喜的目光打量我,拉着我的手,逢人就说:“我有女儿了。”结婚后,婆婆和我灶上灶下都有说有笑;我在田间地头干活时,婆婆又给我送茶送水;怀孕期间,婆婆多次夜间起来给我掖被子……我们母女一场,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孝敬她,还没来得及给她添个孙子,甚至还没来得及向她好好地地道个歉。我喊着:“妈,你说说要好好地疼女儿的呀……”

两个月后,久无音讯的小弟突然回来了。不细瞧,我竟认不

出他来,他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。小弟进门看见案几上婆婆的遗像愣住了,然后“哇”地放声大哭。我和向东好不容易劝住了小弟,小弟抽泣着说:“我对不起婆婆。”我们起疑,他才道出原委——

原来,小弟这两个月被人骗到南方做传销去了,要不是公安解救,至今还回不来。上次他走之前,因为买传销产品的钱不够,有一次到婆婆房间里坐时,他竟起了歹念,偷走了婆婆枕套里的1000元钱。他原想着回头赚了大钱,再回来双倍还给婆婆,哪知……

没想到事情竟有这样的因果,发生的这一桩桩、一件件,都是因为我。我曾经一直认为生活薄待了我,便处处将敌视的屏障横梗在心间,为此,我错过了人世间最真实的温暖。

可如此惨痛的代价,我竟不知以何种方式来赎罪。看着向东,我竟连句“对不起”都说不出来。(西兰)